

第三十七卷

獨孤穆傳

唐貞元中，河南獨孤穆者，客淮南，夜投大義縣宿。未至十里餘，見一青衣乘馬，顏色頗麗。穆微以詞調之，青衣對答甚有風格。俄有車輅北下，導者引之而去，穆遽謂曰：「向者粗承顏色，謂可以周旋終接，何乃頓相舍乎？」青衣笑曰：「愧恥之意，誠亦不足。但娘子少年獨居，性甚嚴整，難以相許耳。」穆因問娘子姓氏，及中外親族。青衣曰：「姓楊，第六。」不答其他。既而不覺行數里，俄至一處，門館甚肅。青衣下馬入，久之乃出，延客就館，曰：「自絕賓客，已數年矣。娘子以上客至，無所為辭，勿嫌疏陋也。」於是秉燭陳榻，衾褥畢具。有頃，青衣出，謂穆曰：「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？」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。青衣曰：「果如是，娘子與郎君乃有舊。」穆訊其故。青衣曰：「某，賤人也，不知其由。娘子即當自出申達。」須臾設食，水陸畢備。食訖，青衣數十人前導曰：「縣主至。」見一女，年可十三四，姿色絕代。拜跪訖，就坐，謂穆曰：「莊居寂寞，久絕賓客，不意君子惠顧，然而與君有舊。不敢使婢僕言之，幸勿為笑。」穆曰：「羈旅之人，館穀是惠，豈意特賜相見，兼許敘故舊，且穆平生未離京洛，是以江淮親故，多不之識，幸盡言也。」縣主曰：「欲自陳敘，竊恐驚動長者。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，君亦何從而識？」穆初聞其姓楊，及自稱縣主，意已疑之。及聞此言，乃知是鬼，亦無所懼。縣主曰：「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，世稟忠烈，故欲奉托，勿以幽冥見疑。」穆曰：「穆之先祖，為隋室忠臣。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，故欲相托，乃生平之樂聞也。有何疑焉。」縣主曰：「欲自宣泄，實增悲感。妾父齊王，隋帝第二子。隋室傾覆，妾之君父，同時遇害。大臣宿將，無不從逆，推君先將軍，力拒逆黨。妾時年幼，尚在左右，具見始末。及亂兵入宮，賊黨有欲相逼者，妾因罵辱之，遂為所害。」因悲不自勝。穆因問其當時人物，及大業未事，大約多同隋史。久之，命酒對飲，言多悲咽。為詩以贈穆曰：

江都昔喪亂，闕下多構兵。
豺虎恣吞噬，干戈日縱橫。
逆徒自外至，半夜開重城。
膏血浸宮殿，刀槍倚簷檻。
今知從逆者，乃是公與卿。
白刃污黃屋，邦家遂因傾。
疾風表勁草，世亂識忠臣。
哀哀獨孤公，臨死乃結纓。
天地既板蕩，雲雨時未亨。
今者二百載，幽懷猶未平。
山河風月古，陵寢露煙青。
君子秉恒德，方垂忠烈名。
華軒一惠顧，土室以為榮。
丈夫立志操，存沒感其情。
求義若可托，誰能抱幽貞？

穆深嗟歎，以為班婕妤所不及也。因問其平生製作，對曰：「妾本無才，但好讀古集。嘗見謝家姊妹，及鮑氏諸女，皆善屬文，私懷景慕，帝亦雅好文學。時時被命。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，妾每見其文，心頗鄙之。何者，情發於中，但直敘事耳。何足稱贊。」穆曰：「縣主才自天授，乃鄴中七子之流，道衡安足比擬。」穆遂賦詩以答之曰：

皇天昔降禍，隋室如綴旒。
患難在雙闕，干戈連九州。
出門皆凶豎，所向多逆謀。
白日忽然暮，頽波不可收。
望夷既結轡，宗社亦貽羞。
溫室兵始合，宮闈血已流。
憫哉吹簫子，悲啼下鳳樓。
霜刃徒見逼，玉笄不可求。
羅 遺侍者，粉黛成仇讎。
邦國已淪覆，餘生誓不留。
英英將軍祖，獨以社稷憂。
丹血濺黼 纁，豐肌染戈矛。
今來見禾黍，盡日悲宗周。
玉樹深寂寞，泉台千萬秋。
感茲一顧重，願以死節酬，
幽顯倘不昧，終焉契綢繆。

縣主吟諷數回，悲不自勝者久之。逡巡，青衣人皆將樂器，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：「言及舊事，但恐使人悲感。且獨孤郎新至，豈可終夜啼位相對乎？某請充使，召來家娘子相伴。」縣主許之。既而謂穆曰：「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，亦當時遇害。近在於此。」俄頃即至，甚有姿色，陪言笑，因作樂，縱飲甚歡。來氏歌數曲，穆惟記其一云：

平陽縣中樹，久作廣陵塵。

不意何郎至，黃泉重見春。

良久曰：「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，豈期今日忽有嘉禮。」縣主曰：「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，願一相見，欲豁幽憤耳。豈可以塵土之質，厚誣君子。」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：「求義若可托，誰能抱幽貞？」縣主微笑曰：「亦大強記。」穆因以歌諷之曰：

今聞久無主，羅袂坐生塵。

願作吹簫伴，同為騎鳳人。

縣主亦以歌答曰：

朱軒下長路，青草啟孤墳。

猶勝陽台上，空看朝暮云。

來氏曰：「曩者，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後兄子，正見江都之亂，其事遂寢。獨孤冠冕盛族，忠烈之家，今日相對，正為嘉偶。」穆問縣主所封何邑，縣主曰：「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。時駕幸仁壽宮，因名壽兒。明年太子即位，封清河縣主。上幸江都宮，徙封臨安縣主。特為皇后所愛，常在宮內。」來曰：「夜已深矣，獨孤郎宜早成禮，某當奉候於東閣，俟曉拜賀。」於是群婢戲謔，皆若人間之儀。既入臥內，但其氣奄然，其身頗冷。頃之，泣謂穆曰：「殂謝之人，久為塵灰。幸得奉事巾櫛，死且不朽。」於是復召來氏，歡宴如初。因問穆曰：「承君今適江都，何日當回，有以奉托可乎？」穆曰：「死且不顧，其他何有不可乎？」縣主曰：「帝既改葬，妾獨居此。今為惡王墓所擾，欲聘妾為姬，妾以帝王之家，義不為凶鬼所辱。本願相見，正為此耳。君將適江南，路出其墓下，以妾之故，必為其所困。道士王善交，書符於淮南市，能制鬼神。君若求之即免矣。」又曰：「妾居此亦終不安。君江南回日，能挈我俱去，置我洛陽北坂上，得與君相近，永有依托，生成之惠也。」穆皆許諾曰：「遷葬之札，乃穆家事矣。」酒酣，倚穆而歌曰：「露草芊芊，頽堊未遷。自我居此，於今幾年。與君先祖，疇昔恩波，死生契闊，忽此相過。誰謂佳期，尋當別離。俟君之北，攜手同歸。」因下淚沾襟。來氏亦泣語穆曰：「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。」穆因以歌答曰：「伊彼維揚，在天一方。驅馬悠悠，忽來異鄉。情通幽顯，獲此相見。義感疇昔，言存繾綣。清江桂舟，可以遨遊。惟子之故，不遑淹留。」縣主泣謝穆曰：「一辱佳貺，永以為好。」須臾，天將明。縣主涕泣，穆亦相對而泣，凡在坐者，皆與辭訣。

既出門，回顧無所見，地平坦，亦無墳墓之跡。穆意恍惚，良久乃定。因徙柳樹一株以志之。家人索穆頗急。後數日，穆乃入淮南市，果遇王善交於市，遂求一符。既至惡王墓下，為旋風所撲三四。穆因出符示之乃止。先是，穆頗不信鬼神之事，及縣主無不明曉，穆乃深歎訝，亦私為所親者言之。次年正月，自江南回，發其地數尺，得骸骨一具，以衣衾斂之。穆以其死時草草，葬必有關。既至洛陽，大具威儀，親為祝文以祭之，葬於安喜門外。其後獨宿於村野，縣主復至，謂穆曰：「遷葬之德，萬古不忘，幽滯之人，分不及此者久矣。幸君惠存舊好，使我永得安宅。道途之間，所不奉見者，以君為我腐穢，恐致嫌惡耳。」穆睹其車輿導從，悉光赫於當時。縣主謝曰：「此皆君子賜也。歲至己卯，當遂相見。」其夕因宿穆所，至明乃去。

穆既為數千里遷葬，復昌言其事。凡穆之故舊親戚，無不畢知。貞元十五年，歲在己卯。穆晨起將出，忽見數人至其家，謂穆曰：「縣主有命。」穆曰：「豈相見之期至耶？」其夕暴亡，遂合葬於楊氏。

崔煒傳

貞元中，有崔煒者，故監察向之子。向有詩名，知於人間，終於南海從事。煒居南海，意豁如也。不事家產，多友豪俠。不數年，財業殫盡，多棲止佛舍。時中元日，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，集百戲於開元寺。煒因閒玩，見乞食老嫗，因釀而破他人之酒，當壚者毆之。計其值，僅一緡。煒憐之，為脫衣償其所值。嫗不謝而去。異日又來，乃告煒曰：「謝子脫其難。吾善灸贅疣，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。每贅疣，灸一炷，當即愈。不獨愈疾，且兼獲美豔。」煒笑而受之，嫗條亦不見。後數日，因游海光寺，遇一老僧贅生於耳。煒出艾試灸之，應手而落。其僧感之，謂煒曰：「貧道無以奉酬，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耳。此山下有一任翁者，藏鏹巨萬，亦有斯疾，君子能療之，當有厚報。請為書達焉。」煒曰：「然。」任翁一聞喜躍，禮請甚謹。煒因出艾，一而愈。任翁告煒曰：「謝君子痊我所苦，無以厚酬。有錢十萬奉子，幸且從容，無草草而去。」因被留款。煒素善絲竹，能造其妙。聞主人堂中琴聲，乃詰家童，曰：「主人之愛女也。」因請琴彈之。女潛聽而有意焉。時任翁家事鬼，日毒神，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。期已逼矣，求人不獲。任翁與其子計之曰：「門下客既無血屬，可以為饗。嘗聞大恩尚不報，況愈小疾乎！」遂令具神饌。俟夜半，擬殺煒。已潛扃煒所處之室，而煒不之悟。是女密知之，潛持刀於窗隙間告煒曰：「吾家事鬼，今夜當殺汝而祭之。汝可以此破窗遁去，不然少頃死矣！此刀亦望將去，無相累也。」煒聞恐悸流汗，以刀斷窗櫺，攜艾躍出，拔鍵而走。任翁俄覺，率家童十餘人，持刀秉炬，逐之六七里，幾及之。煒因迷道失足，墜於大枯井中。追者失蹤而返。煒雖墜井，為槁葉所藉幸而不傷。及曉視之，乃一巨穴，深百餘丈，無計得出。四旁嵌空，宛轉可容千人。中有一白蛇，盤曲可長數丈。光照穴中，前有石臼，岩上有物滴下，如飴蜜，注召集臼中。蛇就飲之。煒察蛇有異，乃詣蛇稽顙謂之曰：「龍王，某不幸，墮於此，願王憫之，而不為害！」因飲其餘，遂不饑渴。細視蛇之唇吻，亦有疣焉，煒感蛇見憫，欲為灸之，而無燭不遂，須臾，忽有飄火入穴，煒乃燃艾啟蛇而灸，則疣應手墜地。蛇之飲食久已妨礙，及去，頗以為適，遂吐還寸珠酬煒。煒不受，而啟蛇曰：「龍王能施雲雨，陰陽莫測，神變由心，行藏在己，必能有道，拯拔沉淪。倘賜挈維，得還人世，則死生感激，銘在肺腑，但遂歸心，不願懷寶。」蛇遂吞珠，蜿蜒將有所適。煒即再拜，跨蛇而出。去不由穴口，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，其中幽暗若漆。但蛇之光燭兩壁，時見繪畫古丈夫，咸有冠帶。最後觸一石門，門有金獸環，洞然明朗，蛇抵此不進，而卸下煒。煒將謂已達人世矣。入戶，但見一室，空闊可百餘步。穴之四壁，皆鑿為房室。當中有錦繡數間，垂金泥紫幃，更飾以珠玉，炫晃如明星之綴。帳前有金爐，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燕雀，皆開口噴出香煙，芳芬鬱鬱。旁有小池，砌以金壁，貯以水銀。覺之類，皆琢瓊瑤而泛之。四壁有牀，咸飾以犀象，上有琴瑟笙簧鼗鼓祝，不可勝記。煒細視手澤尚新。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。良久，取琴試彈，四壁戶牖皆啟，有小青衣出而笑曰：「玉京子已送崔家郎至矣。」遂即走入。須臾，有四女，皆古鬢髻，曳霓裳之衣，謂煒曰：「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？」煒乃舍琴再拜。女亦酬拜。煒曰：「既是皇帝玄宮，皇帝何在？」曰：「暫赴祝融宴爾。」遂命煒就榻鼓琴，煒彈《胡笳》。女曰：「何曲也？」曰：「《胡笳》也。」曰：「何以為《胡笳》，吾不曉也。」煒曰：「漢蔡文姬，即中郎邕之女也，被虜沒於胡中。及歸，感胡中故事，因撫琴而成斯弄，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韻。」女皆怡然曰：「大是新曲。」遂命酌醴傳觴。煒乃叩首求歸，詞旨頗切。女曰：「崔子既來，皆是宿分，何必匆遽。幸且駐淹。半城使者，少頃當

來，可以隨往。」調崔子曰：「皇帝已配田夫人而奉箕帚，然便可相見。」崔子莫測所由，未敢應荷。已命侍女召田夫人，夫人不肯至，曰：「未奉皇帝詔，不敢見崔家郎君。」再命不至。女謂煒曰：「田夫人淑德美麗，世無儔匹，願君子善待之，亦宿業耳。夫人，即齊王女也。」崔子曰：「齊王何人也？」女曰：「王諱橫。昔漢初國亡而居海島者。」遂巡，有日影入照座中。煒因舉首，上見一穴，隱隱然暗人間天漢耳。四女曰：「羊城使者至矣。」遂有一白羊，冉冉自空而下，須臾至座間。背有一丈夫，衣冠儼然，執大筆，兼封一青竹簡，上有篆字，進於香几上。四女命侍女讀之曰：「廣州刺史徐紳死，安南都護趙昌克替。」女酌醴飲使者。使者唱喏。調煒曰：「他日須與使者易服葺字，以相酬勞。」煒但唯唯。四女曰：「皇帝有敕，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，將往至彼，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。」遂命侍女開玉函，取珠授煒。煒再拜而捧之，調四女曰：「諱不曾朝謁皇帝，又非親族，何見遺如是？」女曰：「郎君先人有詩，帝愧之，亦有詩繼和。賞珠之意，已露詩中，不假僕說。郎君豈不曉耶？」煒曰：「敢遂請皇帝詩？」女命侍女書題於羊城使者筆管上，云：

千歲荒台隳路隅，一章太守重椒塗。

感君拂拭意何極，報爾佳人與明珠。

煒曰：「皇帝原何姓字？」女曰：「已後當自知耳。」女又調煒曰：「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澗寺靜室，吾輩當送田夫人往。」煒遂再拜告去。欲躡使者之羊背。女曰：「知有鮑姑艾，可留少許。」煒但留艾，不知鮑姑是何人也，遂留之。瞬息而出穴，復於平地，遂失使者與羊所在。望其星漢，時及五更矣。俄聞蒲澗寺鐘聲，遂抵寺。僧人以早糜見餉，遂歸廣平。

崔子先第舍稅居，至日往主人舍詢之，已三年矣。主人調煒曰：「子何所適，而三秋不返？」煒不實告。開其戶，塵榻嚴然，頗懷悽愴。問刺史，徐紳果已死，而趙昌替矣。乃抵波斯店，潛鬻是珠。有老胡人一見，遂匍匐禮拜曰：「郎君的人南越王趙佗墓中來，不然不合得斯寶。」蓋趙佗以珠為殉故也。崔子乃具實告，方知皇帝是趙佗也。佗亦曾稱南越武帝耳。遂具十萬緡而易之。崔子詰胡人曰：「何以辨之？」曰：「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。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，盜歸番禺，僅千載矣。我國有能玄象者，言來歲國寶當歸。故我王召我具大舶之資，抵番禺而搜索，今日果有所獲矣。」遂出玉液而洗之，光鑿一室。胡人遽泛舶歸大食去。俾得金，遂具家產。然羊城使者，竟無影響。

忽有事於城隍廟，見神像有類使者，又睹神筆上有細字，乃侍女所題也。方具酒脯而奠之，兼重粉繪，及廣其字，是知羊城即廣州城隍廟，有五羊焉。又徵任翁之室，則村老云，南越尉任囂之墓耳。又登越王殿台，睹先人詩云：

越井岡頭松柏老，越王台上生秋草。

古墓千年無子孫，野人踏踐成官道。

兼睹越王繼和詩，蹤跡頗異。乃詢其主者。主者曰：「徐大夫紳，因登此台，感崔侍御詩，故重粉飾台殿，所以煥赫耳。」後將及中元日，遂豐潔香撰甘醴，留於蒲澗寺之僧室。夜半，果四女伴田夫人至，容儀豔逸，言旨澹雅。四女與崔生會飲諧謔，將曉告去。崔子遂再拜訖，致書達於越王，卑辭厚禮，敬荷而已。遂與夫人歸室。因詰夫人曰：「既是齊王女，何以遠配於南越？」夫人曰：「某國破家亡，遭越王所虜，以為嬪御，王薨因以為殉，乃今不知幾時也。看烹爨生，如昨日耳。每憶故事，不覺潸然。」煒問曰：「彼四女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其二東甌王搖所獻，其二閩越王無諸所獻也，俱為殉耳。」又問曰：「昔四女云鮑姑，何人也？」曰：「鮑靜女，葛洪妻也，多行灸道於南海耳。」煒歎曰：「乃昔乞丐之老嫗焉。」又曰：「四女呼蛇為玉京子何也？」曰：「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，故號之玉京子耳。」煒因在穴，飲龍之餘，肌膚少嫩，筋骨輕捷。後居南海十餘載，遂散金破產，棲心道門，挈室往羅浮訪其鮑姑，後竟不知所適。

鄭紹

商人鄭紹者，喪妻後，方欲再娶。行經華陰，止於逆旅。因悅華山之秀峭，乃自店南行，可數里，忽見青衣調紹曰：「有人令傳意，欲暫邀君。」紹曰：「何人也？」青衣回：「南宅皇尚書女也。適於宅內登台望見君，遂令致意。」紹曰：「女未適人耶？何以止於此？」青衣曰：「女郎方自往求婚，故止此。」紹詣之。俄及一大宅，又有侍婢數人，出命紹入，延紹於館舍。遂巡，有一女子出，容甚麗，年可初笄，從婢十餘，並衣錦繡。既相見，即調紹曰：「既遂披覲，當出形跡，冀稍從容。」紹唯唯隨之。復入一門，見珠箔銀屏，煥爛相照。閨閣之內，塊然無侶。紹乃問女：「是何皇尚書家？何得孤居如是耶，尊親焉在？嘉偶為誰？雖荷寵招，幸祛疑抱。」女曰：「妾是故皇公之幼女也。少喪二親，久離城郭，故止於此。方求自適，不意良人惠然辱顧，既愜所願，何樂如之！」女乃命紹升榻坐定，具酒肴，出妓樂，不覺向夕。女引一金 獻紹曰：「妾求佳婿已三年矣。今既遇君子，寧元自得。妾雖慚不稱，敢以金 合盃，願求奉箕帚。可乎？」紹曰：「予一商耳，多游南北，惟利是求。豈敢與簪纓家為戚屬也？然遭逢顧遇，謹以為榮，但恐異日為門下之辱。」女乃再獻金 ，自彈箏以送之。紹聞曲音淒楚，感動於心，乃飲之。交獻，誓為伉儷。女笑而起，時已夜久，左右侍婢以紅燭前導，成禮。至曙，女復於前閣備芳醪美饌，與紹歡醉。經月餘，紹曰：「我當暫出，以緝理南北貨財。」女泣曰：「鴛鴦匹對，未聞經月離也。」紹不忍矣。經月餘，紹復言曰：「我商人也，泛江湖，涉道途，蓋是常分。雖深誠見挽，若不出行，亦心有所不樂，願勿以此為嫌。當如期而至。」女以紹言切，方許之。遂於家園張祖席以送。紹乃橐貨就路。至明年春，紹復至此，但見紅花翠竹，流水青山，杳無人跡。紹號慟經日而返。

孟氏

維揚孟貞者，大商也，多在外貿易財寶。其妻孟氏，先壽春之妓人也，美容質，能歌舞，薄知書，稍有詞藻。春日獨游家園，四望而吟曰：

可惜春時節，依前獨自游。

無端兩行淚，長只對花流。

吟罷，泣下數行。忽有少年，容貌甚美，逾垣而入，笑曰：「何吟之苦耶？」孟氏大驚曰：「君誰家子，何得遂至於此，而復輕言也？」少年曰：「吾性落拓不拘檢，惟愛高歌大醉。適聞吟詠，不覺喜動於心，所以逾垣而至。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，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。」孟氏曰：「欲吟詩耶？」少年曰：「浮生如寄。少年時猶繁花正妍，黃葉又繼，枉惹人間之恨，愁緒千端。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。」孟氏曰：「妾有良人，去家數載，所恨當茲麗景，遠在他鄉。豈惟惋歎芳菲，固是傷嗟契闊。所以自吟拙句。」

懷耳。不虞君之越涉吾地，而見侮如此也。宜速去，勿自取辱。」少年曰：「我向聞雅詠，今睹麗容，苟蒙見納，雖死且不惜，況責言何害乎。」孟氏命箋，續賦詩曰：

誰家少年兒，心中暗自欺。
不道終不可，可即恐郎知。
少年得詩，喜不自勝，乃答之曰：
神女配張碩，文君遇長卿。
逢時兩相得，聊足慰多情。

自是孟遂私之，摯歸已舍。少年貌既妖豔，又善玄素，綢繆好合，樂可知也。逾年而夫自外歸，孟氏優懼且泣。少年曰：「勿恐，吾固知其不久也。」言訖，騰身而去，闕無所見，不知其何怪也。

李章武

李章武，字子飛，其先中山人。生而敏博，遇事便了。工文好學，雖弘道自高，惡為潔飾，而容貌閒美，即之溫然。少與清河崔信友善。信亦雅士，多聚古物。以章武精敏，每尋訪辯論，皆洞達玄微，研究原本，時人比之張華。貞元七年，崔信任華州別駕，章武自長安詣之。數日，出行，於市北見一婦人，甚美。因給信云：「須州外與親故知聞。」遂僦舍於美人之家。主人姓王，此則其子婦也。乃悅而私焉。居月餘，所計用值三萬餘，子婦所供費倍之。既而兩心克諧，情好彌切。無何，章武係事，告歸長安，慙慙敘別。章武留交頸錦綺一端，仍贈詩曰：

鴛鴦綺，知結幾千絲。
別後尋難見，翻傷未別時。
子婦答以白玉指環，曰：
念指環，相思重相憶。
願君永持玩，循環無終極。

章武有僕楊杲，子婦齎錢一千，以獎其敬事之勤。既別，積八九年。章武游宦，亦無從與之聞。

至貞元十一年，因友人張元宗令下縣，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。忽思曩好，乃回車涉渭水訪之。日暝，達華州，將舍於王氏之室。至其門，則闕無行跡，但外有賓榻而已。章武以為下里之民，或廢業即農，暫居郊野，或賓邀聚，未始歸復。但休止其門，且將別適他舍。見東鄰之婦，就而訪之。乃云王氏之長老，皆舍業而出遊，其子婦歿已再周矣。又詳與之談，即云：「某姓楊，第六，為東鄰妻。」復訪郎何姓。章武具語之。又云：「曩曾有僕姓楊名杲乎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因泣告曰：「某為里中婦五年，與王氏相善。嘗云：我夫室猶如傳舍，閱人多矣。其於往來見調者，皆殫財窮產，甘辭厚誓，未嘗動心。頃歲有李十八郎，曾舍於我家。我初見之，不覺自失。後遂私侍枕席，實蒙歡愛。今與之別累年矣。思慕之心，或竟日不食，終夜無寢。我家人故不可托。復被彼夫東西，不時會遇。脫有至者，願以物色名氏求之。如不參差，相托抵奉，並語深意。但有僕夫楊杲，即是，不二三年，子婦寢疾。臨死，復見托曰：『我本寒微，曾辱君子厚顧，心常感念。久以成疾，自料不治。曩所奉托，萬一至此，願申九泉銜恨，千古睽離之歎。仍乞留止此，冀神會於彷彿之中。』」章武乃求鄰婦為開門，命從者治食物。方將具席，忽有一婦人，持帚，出房掃地。鄰婦亦不之識。章武因訪所從者，云是舍中人，又過而詰之，即徐曰：「王家亡婦感郎恩情，將見會。恐生怪怖，故使相聞。」章武許諾云：「章武所由來者，實為此也。雖顯晦殊途，人皆忌憚，而思念情至，實所不疑。」言畢，執帚人欣然而去，逡巡映門，即不復見，乃具飲饌，呼自食。飲畢，安寢。

至二更許，篝燈在牀之東南，忽爾稍暗，如此再三。章武心知有變，因命移燭背牆，置室東南隅。旋聞西北角，有聲，如有人形，冉冉而至。五六步，即可辨其容色、衣服，乃主人子婦也。與昔見不異，但舉止浮急，音調輕清耳，章武下牀，迎擁攜手，款若平生之歡。自云：「在冥錄中，都忘親戚。但思君子之心，如平昔耳。」章武倍與狎昵，間無他異。但數請令人視明星，若出，當須還，不可久住。每交歡之暇，即懇托謝鄰婦楊氏，云：「非此人，誰達幽恨？」至五更，有人告可還。子婦泣下牀，與章武連臂出門，仰望天漢，嗚咽悲怨，卻入室，自於裙帶上解錦囊，囊中取一物似彈丸，其色紺碧，質又堅密，似玉而冷，狀如小葉。章武不之識。子婦曰：「此所謂寶，出崑崙玄圃中。彼亦不可得。妾近與西嶽玉京夫人戲，見此物在眾寶上，愛而訪之。夫人遂解以相授，云：『洞天群仙，每得此一寶，皆為光榮。』以郎奉玄道，有精識，故以投贈。常願寶之，此非人間之有。」遂吟詩曰：

河漢已傾斜，神魂欲超越。
願郎更回抱，終天從此別。
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，並答詩曰：
分從幽顯隔，豈謂有佳期。
寧辭重重別，所歎去何之。
因相持泣，良久，子婦復為詩曰：
昔辭懷復會，今別便終天。
新悲與舊恨，千古閉窮泉。
章武答曰：

後期杳無約，前恨已相尋。
別路行無信，何因得寄心。

款曲敘別訖，遂卻赴西北隅。行數步，猶回顧拭淚。云：「李郎無舍，念此泉下人。」復哽咽佇立，視天欲明，急趨至角，即不復見。但空室然，寒燈半滅而已。

章武乃促裝，自下歸長安，復歸安定。後復之下，與張元宗及群官攜酒宴飲，酒酣，章武懷感，因即事賦詩曰：
水不西歸月暫圓，令人悵望古城邊。
蕭條明早分歧路，知更相逢何歲年。

吟畢，與群官別。獨行數里，又自諷誦，忽聞空中有歎賞，音調淒惻。更問之，乃王氏子婦也，自云：「冥中各有地分。今於此聞郎高詠，知郎思眷，故冒陰司之責，遠來奉送，千萬自珍！」章武愈感之。及至長安，與道友隴西李助話，助亦感其誠而賦詩曰：

石沉遼海闊，劍別楚天長，

會合知無日，離心滿夕陽。

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，因閒，召玉工視所得寶，工亦不知，不敢雕刻。後奉使大梁，又召玉工，粗能辨，乃因其形，雕作榭葉象。奉使上京，每以此物貯懷中。至市東街，偶見一胡僧，忽近馬叩頭云：「君有寶玉在懷，乞一見爾。」乃引於靜處開懷視，僧捧玩移時，云：「此天上至物，非人間有也。」章武復來華州，訪遺楊六娘，至今不絕。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